

童山文集

物然崔奇勲乃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姍又同受業
四人者會試俱一號汝儉汝孝奇勲皆彭鳳所取詩經
考官五人何俱在鳳一房歐陽暎亦汝儉等師本同經
又改看書經跡若引嫌而陰助鳳尋卷及沈坤之取中
陸燁高節之取中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故乞明正其
辜且欲追顧天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麒阿奉翟鑿之
罪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從公叅看鑿隨具疏自理且
請特降題自命部院大臣覆試上怒曰鑿被劾有旨叅
看乃不候處分肆行擾辨屢屢以真無假爲詞同夏言
禁苑坐轎止罪一人全不感懼敢以撰科支贖元修爲

欺朕內閣任重不早赴以朕不早朝並君行事二子縱
有軾轍之才豈可分明並用恣意放僻如此部院其叅
閱治罪不許回護部院復請下汝璧于理嚴究分別情
罪輕重上以跡獎明顯大壞祖宗取上之制遂勒鑿並
汝儉汝孝奇勲清及鳳喚俱爲民汝璧等俱下鎮撫司
逮問已法司會鞫謂汝璧鳴夏應麒雖各阿取輔臣之
子然實非賄故坤之取緯節之取一中亦然獨彭謙實
以校尉張岳賄五百金而中監察御史王珩沈越失于
糾察罪亦難逃疏上詔杖汝璧鳴夏應麒六十革職閒
任不叙珩越降一級調外任節岳充軍謙爲民坤一中

燧存留供職

山翁州初集科試考初

嚴嵩之入閣也鑿以資格居

其上權遠出嵩下不平而

嵩終惡鑿不能容御史趙大

佑劾鑿私同年吏部尙書許讚亦發鑿請屬私書帝皆

不問會鑿子汝儉汝孝連捷鄉試會場嵩屬汪蛟王堯

日劾其有弊鑿遂獲罪

見明史而節亦率入嵩所屬劾

中遂敗

贊曰明世綿州三高齊名皆以文章著科名亦相埒而

出處畧異第以詩人自命恬退自得嗚然不污可謂明

哲報身矣簡雖廷杖遣謫旋復用亦以晚節自修惟節

以鼎甲開吾羅爲明三百年所未有然竟以科場事充

軍資志以沒士論惜之然當嚴嵩撓權之時朝紳無不受其屠毒其事起于嵩傾翟鑿而牽連被害則其不附嵩可知矣受賄之事莫必其有無得無亦如魏忠賢誣熊廷弼行賄以陷楊左諸清流乎小人之害君子何所不至識者察其原委而諒其心可也

左辯子傳

左辯子羅江人也姓羅忘其名以左手食以左手書故人稱爲左辯子世居南村幼習舉子業屢試輒蹶遂絕意進取喜星學然絕不爲人談禍福家酷貧茅屋數椽纔蔽風雨而足不履戶好睡坐卧一榻無帳幔推書滿

几烟塵空入而吟咏自若有舉人世事就問之者不應
再問則作軒駒聲矣客去朗吟如故人以爲哦詩也問
之其子則曰有口吟無筆吟也如是者五十年今年已
八十餘矣余歸田後訪之門巷蕭然豆棚瓜架中僅一
小屋而家人父子俱欣欣有自得之意入戶見睡榻上
未醒因屏立門外以俟須臾從被出其頭蓬首垢面則
鬚髮猶未白問其子曰何客以余對如徐徐起張目曰
子非某乎歸來好歸來好復睡再問遂不對因辭出其
子逸戶種桑爲乞六百株而去

贊曰左擲子者其陳搏之流歟日以睡爲事而舉天下

之大榮華富貴之事無一足當其心者此必有所見非徒睡也然觀其精神煥發迥異稿項黃馘者殆有道之士歟至聞其歸來好二語又似深明乎術理而不肯以輕洩者倘所謂隱君子是歟非歟

四桂先生傳

四桂先生不知何許人慕五柳先生之爲人因指亭前四桂以號焉喜種花木其先人有園一區日自培溉好讀書家有藏書曰萬卷樓每坐樓上擁書南面以爲專城不足樂也並絕世交聞有從城中來者言城中事輒掩耳而走以書聲亂之顧性喜絲竹不能寂居又工樂

府小令家有數僮皆教之歌舞嘗畜黑驢一頭亦諸音
樂每遇家僮登臺演劇騎之甫唱便旋轉而行唱完卽
卓然而止疾徐俯仰能應節湊人皆異之先生興來輒
携數僮跨黑驢遍遊各山大川或經年不見黑驢與伶僮之出
居樓上不與人見人或見經年不見黑驢與伶僮之出
遊也又多疑其爲仙云

贊曰逍遙自樂之人其天定也不爲利疚不爲威惕所
謂養其浩然之氣而不動心者乎託身優伶之內放蕩
山水之間以著書自適其殆鹿皮抱犢之流歟

朱貴傳

朱貴浙江鄞人余青衣也爲人口吃不識字能強記先
大夫官餘姚時年十二事先祖文林郎英華公公沒後
卽隨余余時爲羅江諸生讀書稿鴿寺中使司薪水山
高水遠貴日抱甕取汲未嘗言困夜則烹茗伺讀垂頭
燈下至余寢乃退雖嚴寒毋怠容而余性素懦稍不當
意輒箠之貴卽叩頭自責退無怨言人問之則曰僕之
事主猶臣之事君也豈有良臣而腹誹其君耶以是人
咸異之是年秋余赴省鄉試受知於督學史怵堂先生
送錦江書院時患肺病貴侍湯藥未嘗暫離病愈余將
入闈夢手金花一叢以四枝分同行者以語貴曰金色

料也以四分人則必中秋闈五魁矣已而榜發果然明
春余至京會試貴以他事留家辛巳余以中書官京師
貴侍眷來京癸未會試余得館選丙戌授文選主事數
年家事皆託焉戊子五月初六日忽病時方燕賓猶強
疾以候余力使退乃去後又以飲食不節再發遂不治
垂危余問所言曰小人隨主十餘年蒙恩遇極厚今大
馬盡矣主他日官爵未可量但性太急口太直恐諒於
君子而不諒於小人願處之以和平則死無恨矣遂卒
自是如失左右手矣翌日葬於陶然亭之西偏貴善交
卒之夕同人如沈雲椒僕易林韋葑軒僕孫文輩數十

人斂錢爲佞佛起墳隆隆然樹其表曰寧波朱貴之墓
盡哀然後去

贊曰昔蕭穎士有愛才之僕傳爲美談今朱貴者殆其
人歟事非其主虐之而卒無怨言何其賢也如臣事君
之語其殆有所激而云然歟見諒君子而不見諒小人
雖余生平知已未肯有以此事見規者何言之痛懇也
嗟乎如此人者求之衣冠之列吾見亦罕矣而身賤青
衣又不獲年則又何歟

藍胡子傳

藍胡子綿竹人不知其名美鬚髯家貧以樹藝爲業周

遊于搢紳之門凡經栽植無不活故無論識與不識皆稱曰藍胡子其先本爲農旣而棄去學石工勇力過人凡城垣華表經椎鑿嵌鑲而成者數十所皆極堅固後又學梓匠成大厦者數十家凡茱角大小皆極精巧旣而嘆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日與木石居得不爲人竊笑乎予聞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予不能樹人姑寓其意於樹木可乎于是隱居于符箕灘之研臺山買園一區樹藝花果日以抱甕爲樂不數年皆成茂林人見其栽培之無不活也請代樹之亦欣然而往或助之鈔則付之酒家今年七十四矣霜鬢飄蕭又患足

痛一日歎門謂余曰十年之計成矣代爲人樹者亦卽借以樹人意亦遂矣今老而病足將歸故邱以就子養沒世不稱亦君子之所疾也請爲述予志以傳後可乎予嘉其志而憫其老遂爲之傳又憐其藝之神恐無繼之者乞留其種樹書乃去

贊曰嘗聞柳州之傳郭橐駝矣自以爲當吾世而得其人將與之爲方外之遊何意千載而下又有藍胡子豈天憐予老而無友生此人以爲歸田之友乎何以飄然而來忽又飄然而去豈屑與市井伍而不屑與予伍乎使此人而樹人又何須百年之計哉而人卒未有求樹

之者則亦惟樹木以終老而已可慨也夫

羅義傳

羅義綿州之南村人父兆鰲卽吾外公也生三子長超次玳三卽義也超玳皆慤謹獨義不治生產任狹仗義好竒術每爲人報不平二兄皆惡之幼時有老喇嘛至門求食義怒其騰臙逐之不應以石擊其額流血滿面喇嘛遂卧地號冤作死狀義悔扶至家厚待飲食爲謝前罪喇嘛曰無妨也速以水來義以杯覓水與之喇嘛咒水而自塗其浪頭皮如故義神其術出斗米求之遂密授其訣謂義曰此鐵牛水也以濟人則可不可以自

利自利則不得其死也遂去鄉里有患跌折金傷者醫之無不立驗瘍瘡癰腫並能治之吾母吳太夫人患乳巖火赤熾痛飲食不進延義咒水噴乳便不知癢以佩刀割其腐肉遂愈又善金石變化之術以小石置杯中蒙以帕咒之卽成小銀錠先君石亭公庚午年投徒觀音寺寺前有陳五店共試其術始見滿杯皆石去帕則皆銀也陳五以爲真盡納之懷中探之則又成石矣義笑曰此未爲奇也權筒有青蚨經我一搖則盡入吾袋陳五不信先出筒紀數復入始搖方聞響而筒空矣陳王甚急義出其袋笑曰錢在此也數之毫釐不爽先君

竒之因延與飲嘆食無魚義曰可得也以紙醮水成二團投碗中則雙鯉宛在水中鱗鬣游洋似新出水者皆曰烹乎義曰不中烹也傾之於地仍成紙團爲之術然一日先君殺雞食義見曰何故殺生也以手逗其頸接之兇畢雞復飛去其神異如此然義自有此術不畏刀棍頗多持刃以爲能非數十人不可近或見斫傷卽以水自咒平復如故前後傷人無數兩兄患之義曰我終不以一人累兄也然旣嫌我我豈爲周處貽害鄉里乎遂去不知所往癸酉先君宰浙之餘姚令余奉母買舟由洛開程一日至重慶上岸登酒樓則義在焉問余曰

汝來時曾聞州中有人殺七刀尙活乎余曰不知也後至鄴都復見之並給予費別曰君去余亦歸矣後余官京師聞義殺人前案發爲孫法祖所獲以印鉗其足夾之幾斃置鐵牢中者屢年先是縣有甲首黃某者素見信於孫多刺民膏脂以邀官寵鄉人呼爲黃虎義之殺人而遁也經一年事已息矣黃知其歸密爲孫耳又暗爲捕口故獲義以故恨黃刺骨逾年孫去赦出義百計覓黃黃巧避之終不敢出己丑余自京丁父艱歸見義於花街鎮蓋新移來此以舅故登堂拜之見精神如昔而脚稍蹙問其故曰光爛爛似大不平者後戊戌余服

闕補官提學廣東鄉人有來署所者告余曰義以去年二月殺黃某於圍堆之劇場屠割無全膚其殺黃畢亦自殺余聞之始嘆喇嘛之言至此終驗也

贊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黃與義本無夙昔之仇徒以身充甲首橫行鄉里助官虐民遂至身遭慘死可不鑒乎殺一人而除一方之害義亦烈男子也哉

張節婦程孺人傳

節婦程孺人者漢州張公凌霄之妻也以子邦仲貴封孺人並請旌表建坊於其第後營故今人皆稱其里曰花牌坊初孺人之歸凌霄公也年二十一未逾旬卽遭

始喪枕苫茹荼未嘗御帛時公與其兄超弟趨皆列上舍試輒優等一時有三鳳之目人皆謂取青紫如拾芥也卒不得意費志以致遺子仁壽甫七歲邦仲甫二歲矢志撫孤日則膏脂滌髓以事舅夜則篝燈紡績以課子嘗謂二子曰汝父之彌留也囑我曰吾生平未竟之志將于二子是續汝善教之無使吾目不瞑言猶在耳吾所以不從汝父于地下者以汝二子故也若汝等曩厥志吾無以見汝父于地下矣二子皆涕泣謹受教未幾又遭舅喪哭哭在疚伯超亦相繼歿遺孤俱幼葦門環立相對淒然孺人皆視如已子爲之擇師授室而諸

孤亦視如已母無此疆彼界之分鄉人至今奉爲女宗
仁壽者余之同視而邦伸者余已卯之同年也嘗謂余
言孺人性聰慧嫻內則爲外祖程公佩愛女以擇婿乘
鄉而得公人謂有知人之鑒故余知其詳如此邦伸于
鄉舉後籤發中州爲令署光州判宰襄城歷固始卓薦
循良第一仁壽亦授廣西經歷先孺人歿然二子之貴
也孺人皆得親見之其各有能聲皆出晝莪之教云孺
人壽七十一卒于官署邦伸扶柩歸里葬于三堂之樂
安東原明年鄉人奉主入州之節婦祠州牧徐公德元
親以鼓吹送之人以爲榮

贊曰程氏自宋以來爲蜀望族蘇軾之母亦出於程嘗謂軾曰汝爲范滂吾獨不能爲滂母乎世謂有此母方生此子今孺人以節孝著而固始又以循良稱忠孝之傳累葉不替其于蘇母若後先一轍焉天之所以而熾而昌者寧有旣乎

何節婦王孺人傳

綿竹固多節婦 本朝奉旌表入祠者七人而以孺人爲首孺人王氏守貞靜性至孝年十七歸赤水先生相敬如賓門以內肅如也生子登榜甫三歲卽遭夫喪誓以身殉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諸親以藐諸孤勸乃止

事舅備遵內則甘旨滌髓盥浴授巾無不雞鳴而起極
扶持之養歿身不衰何氏自高曾以來未有享大年而
舅壽至七十七皆孺人之頤養所致也顧少繼體養從
伯父女爲子如自己出與登榜皆左右膝下日則紡績
以訓女夜則篝燈以課兒數年無間丙子登榜年十八
升上岸賀客盈門孺人未喜曰吾祖積德厚吾子當不
止此後登榜感母意學益力不數年由廩生中己酉科
第四名鄉試祭奠回奉觴獻母孺人轉悲請之曰兒之
成吾可見泉下人而泉下終不及見兒之成吾是以悲
也先是孺人痛夫早沒井臼親操內顧戢戢在疚輒望

虛而哭以是得鬱疾而登榜亦思讀書以報母焚膏繼晷夜誦不眠亦得率血症兒既不忍以病增母憂而母亦不忍以病傷兒意於是兒病痊而母病轉劇登榜不肯遠離授徒近村方謀北上得一官以求祿養而母病忽發遂卒享年六十有司請旌表上聞建坊於第以榮之人以爲孝母孝子之報云旣葬之十三年登榜爲綿竹山長捧孺人行述見予跪而泣曰君知予之所以成名乎皆吾母節視荼苦之教也生平行事皆在人口此其梗概請君傳之以不沒母遂感其意而書之以成其孝孺人有才幹家居少鄰嘗終夜勤作一日燈後登

榜赴學未歸閉扉守候漏四刻有盜隔垣擲石孺人暗
起著登榜鞋橐橐作男子履聲盜遂逸去其應變如此
孫二如洲如瀚瀚庠生最知名寓祥符寺有和余蠟梅
詩頗佳益信其昌云

贊曰欲知其母先視其子登榜爲山長時予始見之每
于杯酒酬酢間兄案頭詩文無非思母之作其母之亡
也又爲畫影朝夕焚香拜跪而獨不喜作佛事嘗以爲
無罪而憾之是爲誣母曾作闢難論以闢其說至今鄉
人皆化之亦守母之遺教也嗟乎有是母始有是子

童山文集卷十

綿州李調元雨村

書

寄袁子才先生書

合浦之珠于闐之玉波斯之珊瑚木難產不一鄉也南方之荔支西國之蒲萄青絳之波梨火棗產不一邑也而古之珍重者必合而共稱之且分而夸耀之者何也以其寶皆不世出之寶也以其材皆不恒見之材也如先生之與蔣心餘是已然其間亦有高下焉先生居金陵心餘居鉛山其地相去甚遠也而今稱詩者必曰袁

蔣然蔣實不敵君也蔣工於詞曲而詩則間出其奇然
微地于釋先生工於詩律而詞則稍遜其長然駢體皆
精故外之人多後蔣而先袁何也亦猶學者先杜而後
李先蘇而後歐也然天之生人不一而足而地之生才
亦不一而足先生居金陵調居綿州其地相去又萬餘
里遠也先生論詩曰新調論詩曰爽先生有隨園詩話
調有雨村詩話不相謀也而輒相合何哉豈亦如珠玉
珊瑚木難與夫荔支蒲萄梨棗之不擇地而生歟我未
知得與心餘驅馳後先否也所惜者調生也晚音同鍾
子面阻韓荆惟時于舍弟檢討墨莊處聞先生稱調不

絕口惟此歎然而已然而調之傾慕先生者已十餘年
於今矣記調初選庶常時與新安程魚門訂交見案頭
有先生詩抄一冊讀而好之因借携出入不忍釋手戊
戌歲視學嶺南遂錄付梓人名曰袁詩選以示諸生然
終未得見也今年蜀中同年王心齋純一挈眷回金陵
因取舊刻童山集託其轉呈懇乞刪削重刊乃草此一
書起居左右以代面談原擬作詩寄懷而行人匆遽不
及握筆然思白樂天詩有云已爲海內有名客又占世
間長命人二語非先生不足以當之可以代拙筆矣先
生今年八十八調今年六十六老皆至矣書從今日去

未知何日回也

與紀曉嵐先生書

調自歸籍以後久不與京華大人通音問矣而獨于先生有不能契然置者蓋以先生當今博學之第一人也憶少時由辛巳中書與先生兩公子追逐文壇馳驅詩酒其一時意氣之盛豈不壯哉曾幾何時而童頭齒豁竟至于此誠可慨也自先生被遣烏魯木齊曾與兩公子追送道左卽知先生不以此終未幾恭逢聖天子重修永樂大典開纂四庫全書當時宰相有薦四庫館非先生不可者於是特恩賜環仍命以翰林原官纂

修四庫其時林林總總無非待詔著作之廷者也而每
遇一事之疑則必曰問先生一字之缺則必曰問先生
或謂遠而張華可以比先生則皆曰不如先生也又謂
近而楊慎可以比先生則皆曰不如先生也是豈非常
今博學之第一人乎以故文望日重 聖眷日隆官歷
貳卿秩登司伯登掌秋闈總裁春榜出其門下者皆如
出孔子之門嗚呼稽古之榮莫榮於此矣調自與諸公
子相識後得先生發解之文駢體之表心摹而力追之
又承乏庶常復見先生館課存稿更口誦而心維之情
乎在館未久旋解吏部觀察畿輔遂覺雲泥之隔不得

復追陪於左右矣然而未嘗一日忘先生也曾記 駕
幸盤山與先生相見於宮門匆匆數言而別以至於今
後遭事解官心擬叩謁而宦興索然竟行中止是年甲
辰適先生領春闈吾弟驥元得出先生門下每見吾弟
輒問曰令兄安否今年進士令兄以爲何如仍有賄得
者否嗟乎以被廢之人而尙蒙齒牙之及亦可謂平生
之知己矣調一生詩不學人而獨於先生輒效之如平
定西域平定金川諸七律皆倣先生應制體是也先生
於予詩亦唯見之應制其他則未必觀焉今童山詩集
已刊他人不寄而獨寄先生者誠以先生博學必有以

擴其所未聞補其所未見而亦以見平日之拳拳而服膺者非他人惟先生也

答王春甫學士書

去年乙卯蜀中副主考人傳爲青陽王太史宗誠竊疑爲足下同族及揭曉考官回京道出於綿有恩姪帖王某來拜乃知卽爲足下令嗣問知爲庚辰探花始大喜曰先生有子矣惜余以老病卧床不及攀留欸曲僅以一帖荅覆而去今年始接足下書並和前種竹詩原韻四首及何須問三大字兼接令嗣書語意恭謹儼以父執見待何可當也聞又出差秦中諒未在京謝謝足下

往日書皆行草不楷而此回獨用四六正書意卽令嗣
之代筆乎不然何其典麗而清新也中間如以西蜀之
淵雲爲南宮之冠冕翰林風月吏部文章秘府抽思固
早播詞頭之譽公庭論事寧徒署紙尾之名曾擁節于
皇華旋開堂于綠野數語竟可作老夫一篇小傳讀竊
意抱痾老學士未解作此及至讀詩有云射虎爭傳飛
將畧粵東將帥駕樓船俱以將軍見戲則非老子不辦
也今特再和四首從書中寄來古云老者不以筋力爲
禮豈亦不以筋力爲詩乎要知老當益壯當各于詩見
之母徒以父子兵仗有捉刀人苦我老夫也

答趙耘菴觀察書

嘉慶五年九月三十日天寒獨坐小園呼童生火忽綿
州刺史劉公遣人持書至急啟之則我故人毘陵耘菴
先生同年手書並寄陔餘叢考四十三卷如獲至寶遂
忘其寒持向風簷向南拜讀惟恐其盡而其詞或壯或
諧一種瀟灑之趣則又似先生已到寒家如聞其聲而
聽其談也噫我二人尙俱人間耶以三十年前素相接
愜之人又以千古而後第一傾服之人久絕音問而忽
得消息此何異喜從天降也憶自辛壬之間得附譜來
同居京師椿樹三條衡衡門僅斜對過不數武日與唱

酬往返每見先生玉堂著作甫脫稿卽傳播人口竊以
此才天授爲之執鞭亦所忻慕不意追隨未久而內任
外任忽焉東西各方雖踪跡或有時聞而音容不可復
接以至於今落落晨星只有我二老所謂感慨係之矣
自先生出守鎮安愚亦不數年視學東粵見有持甌北
集來謁者云令嗣君整衣歛之今閱來書始知假冒實
可發一大噱然因此而得君詩集故兩村詩話中所選
獨多亦其力也論人皆稱袁蔣而愚獨黜蔣崇趙實公
論也余婿廣漢孝廉張懷淮亦有四家選集之刻謂子
才夢樞兩先生及君與愚也濫及乃岳可謂阿其所好

此書蜀中盛行不知可曾見否愚自歸田來頗放蕩於
山水之間雖有園亭聲歌之樂亦不過風花雪月借以
耗散心期擺脫俗塵耳蓋不入州府者於今十六年矣
今年老運乖蹇忽遭逢州餘匪飛逼涪江倉卒携眷避
寇成都非敢學思曾兩聖實以六亡不與服戎徒死無
益故也年近七十老而不死又復走兵始歎人生在世
有壽不如無壽也來書猶以將軍之稱見戲其實新將
軍尙見賊而退何故將軍爲然非天上下將軍殺賊如
斬草幾何其不俱屠也所惜者家有萬卷樓皆在通永
道任所抄四庫全書附本及歷年所購宋本並古器俱

貯於樓上自四月初三日教匪過涪江竊幸可免不意
初六日爲土賊所焚片物無存不燬於教匪而燬於土
賊心實難甘時在成都卽奔赴藩臬諸公並呈哭書詩
三十韻無不代爲痛惜許以嚴治隨令人赴州呈報蒙
劉公卽賞差傳喚並承枉駕親驗然至今猶未質訊但
微問大畧而已竊思土賊不過村中人非如教匪之來
自遠方也村中土賊不過二三人皆有名姓烟戶可稽
非如教匪之忽來忽去無可捕捉也打劫放火與教匪
無異乃放火不問何人豈殺人亦不問凶手乎今據看
樓長丁向貢所供親見火起時從中走出何士選丁娃

子二人及打搶日倡言燒樓之劉倅彰及子常祿宋士
義三人皆地方歷來竊賊巨魁只在五人內嚴加刑訊
自然真犯可得如不得卽將原告向貢亦可訊其誣枉
之罪今但云賊不肯招世間豈有不打自招之賊乎此
事想劉州尊必有神明善辨之法定非模稜了事故靜
以俟之不敢越訪何也此事遠近風聲甚大卽欽差祭
江濱周東屏先生亦所親擊舍弟墨莊弟現出使琉球
亦有書寄信恐事或上聞故亦不敢中止蜀中教匪之
多其來有二一囑匪處分甚嚴官吏率多誨盜不敢明
正其刑皆暗行處死賊遂謂官怕囑匪故反一按糧派

民疊加無已以至民無論貧富皆辛苦終年不能足食
故從賊反者衆今日之土賊卽將來之教匪愚所以竊
爲寒心也愚刻有兩海諒已入覽今寄童山詩集伏乞
查收憶我二人皆老矣此書去後不知何時復有書來

附原書

辛巳採花原任
廣西右江道

趙

翼

耘松
陽湖

同年主好一別三十餘年萬里相望無由通問回憶
春明徵逐詩酒流連此景何可再得也忽作姚姬傳
處遞到兩村詩話一部載拙作獨多翻閱之餘感愧
交并知足下之愛我有癖嗜也伏念弟與足下出處
大略相同然足下勳筆千言如萬斛泉不擇地湧出

而弟循行數墨蚓駁蠅警其才固已萬不能及足下
居有園亭聲伎之樂出有江山登覽之勝著書滿家
傳播四洋提提風流以主迎而弟終日揄懶一編
序日生計則僅支衣食整名則不出鄉閭以視足下
之踰髮扶桑濯足滄海又豈特楹之與筵耶惟是年
來海內故人多半零落袁子才王西莊俱於前歲物
故視苙塘去冬又卒於雲間惟吾二人尙愁遺無恙
東西萬里白首相望不可謂非幸事也弟所著詩集
外已刻者尙有餘餘叢考四十三卷未知曾得呈覽
否近有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今歲可以刻成此後

亦不能再有所撰述矣雨村詩話中有趙雲崧子
叩請於廣東學署一段足下提學粵東時小兒年僅
勝衣從未有遊粵者此不知何人假冒干謁遂使弟
有此訛元可辨一笑并縷及之想足下亦爲捧腹也
蜀蜀中流可充斥而綿州獨晏如可爲遙賀然烽煙
倣擾中恐亦不免戒心昔日將軍之稱或將弄假成
真弟翹首西瞻作時時酒酒祝平安耳州牧劉君係
弟內姪聞其居官頗有循良之譽倘地方有守禦之
事尚祈協力仗助爲禱吳雲蜀嶺相見在日燕筆縷
述不禁黯然

答余秋室侍講書

今春有人至京託寄新刻雨村詩話新搜神記二種呈
上聊通數字以寄遙思秋間接奉覆書乃知書已收到
承譽言過獎不勝慙汗至言弟與袁簡齋如華岳二峯
遙遙相峙並云弟著述既富兼之好古闢幽多刻前人
遺佚尤勝隨園之僅刊家集則正如龐士元稱人每踰
其分尤不敢當也簡齋先生學既淵博才又絕倫自康
熙已未鴻博王漁洋朱竹垞而後殆無其比余嘗有詩
寄袁云子才真是今才子天賜江淹筆一枝非虛語也
調也僻處西隅聞見不廣雖刊函海一書意在括摭益

州者舊故升菴著作收至四十餘種以云好古闡幽或有之以云著述之富則未也所惜者唐趙蕤有長短經十卷以尙未刻刊爲悵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鈴長于經世大妻俱有隱採見孫光憲北夢瑣言卽唐睿宗間蜀士于蘇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是也此書若易錄記徐乾學嘗得宋槧于荏平不缺明洪武丁巳沈新民曾刻之今祇存九卷但有抄本然唐人著述漸稀亦可當全璧矣其書主于縱橫而大旨通于實用其言不悖于儒者文格亦頗近荀况申鑒其間所引諸子書亦可借以考證今子書之異同洵奇書也此本得之京師

未有提督云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蓋亦四庫全
書擬刻之書而不知何以未刻也今現擬刊此書列于
第一函之末刻成當寄呈以補前闕也承示尊作百衲
琴一冊化選爲律讀之音韻鏗鏘豈但較唐堂老人之
集唐律爲勝並高出于東坡之集陶萬萬矣大考左雅
雖與舍弟同允同以中允鐫秩然足下今已越墜侍講
矣余弟仍守編修明可比也奉覆不宜

附原書

余集

寅秋使荒道出湖州離不得奉謁曾通尺素以道契
濶今忽忽五更裘箠歲序之遷流如此其速那得不

令人老去也。頃奉手書，如接顏色，欣快之至。所示近刻詩話，則雋永不凡。搜神則奇詭可喜。古人云：不得異人，當得異書。集謂得讀異書，如見異人。正爲老前輩道也。老前輩與隨園老人，正如華岳二峯遙遙相對。風雲變幻，兩不可測。而老前輩著述，旣富兼之好古，剛幽多刻，前人道佚此，又尤勝隨園之僅刊其家集矣。集近况無足舉，似以坦率倔強大考左遷與令弟同遭此厄。雖於名場無損，而於宦途則又大遭荼毒矣。張生字出京後，久不得其音，耗不知明春計偕北來否。念念集選詩一卷，乃集近日消遣之作，其美

人佳人二十首化選爲律自謂較之唐堂老人之集
唐律爲勝友人從與付梓遂刻出之今奉呈一册幸
賜教之見塘來云有便人返蜀草草布履願候文祉
辛自珍愛不盡雨村老前輩大人侍集頓首

答王蓮府編修書

乙卯仲秋使節回京道出綿城蒙以謙東見投適病未
獲迎款至今泡款舍姪朝暄弟鼎元子也弱冠作文畧
有奇氣然好雜引書卷不甚淳潔余今年八月初一日
至省送其入闈三場畢埝以文質余三藝皆用書卷堆
砌其孟藝爲交得見於柳君三句中有公孫丑通易孟

仲子通詩樂止于通春秋三語閱之茫然不解問堧言
公孫樂正見陶淵明集人儒云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
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靜精微之儒按
何燕泉云八儒三墨出韓非子太抵錄之彼書者也但
不宜用子據堧言四書備考已引之至孟仲子通詩見
關里志子夏以詩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
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亨授毛萇疑亦不宜
用據堧言四書類典已引之並言仲子爲孟子之子名
墨田氏所生縮書對之果然若是則孟藝可用矣小子
風簷寸晷而能博引羣書可望必中而但恐不高質之

張雲谷竟云可元榜發果中三十名乃知足下高懸明鏡五色不迷而弟亦老眼無花益信文有定價且喜得出大賢之門爲幸也且出故人王春甫太老師門下爲尤幸也便中書此爲令尊大人一粲且使京中諸友聞之定當作闌場中佳話傳也

與董蔗林同年書

調拜自通州解組以來本無曠累原可捐復但以事類于賄恐一朝失足貽悞終身是以浩然歸里今已十五年而甘心不悔者爲此也自杜門以後惟以讀書爲事絕不交接一人如處甕中了無聞見雖年逾耳順而顏

髮尙黝茶聞 今上歸政 恩綸疊沛萬姓歡呼元惡

首除賊匪解散 聖君賢相萃于一堂無不以手加

額共賀太平調自 太上宸天本欲赴京奠哭而年

衰例格攀髯無路呼嵩末由亦惟與田間父老曝背茅

簷祝 天子萬年而已顧自念老已至矣生平無他可

稱惟詩文一道少年夙嗜因痛加刪削刻爲童山詩集

四十卷尙有文集二十卷將次告竣平生之所著惟此

而已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究不知其果可

問世否也未之能信實有漆雕開之意不無望於相公

之一言也今特寄呈一部交舍弟驥元轉達 仁者贈

人以言當必有以示我也年逼桑榆料難謀面謹陳懷
抱盍勝瞻依

與沈雲椒同年書

一日之談竟作十年之別人生在世非相見之難相知
而不相見爲尤難也自歸田以來久不通音信非懶也
傲也仕官而不得志則亦惟獨居衡門籍口閉舌而已
亦安用其青雲之人低首下心以自鳴其裒曲哉然而
有不得已于知己之前者則又不敢終嘿嘿也夫名士
二字最足誤人昔晉陸機陸雲名士也時稱二陸而機
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委身王穎卒爲孫秀所害潘岳

潘尼名士也時稱二潘而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譖
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望塵而拜謐二十餘友岳爲其
首官至黃門侍郎乾沒不已譖事王倫卒爲孫秀所害
又唐貞元時柳宗元劉禹錫皆名士也奔走於王叔文
之門與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茗而求進
者定爲死友順宗卽位以執誼爲相王叔文爲起居舍
人轉相交結每事先下叔文可否然後宣中書奉行謀
議唱和日夜如狂互相推獎皆自以爲伊周管葛素與
往還者相次拔擢日除數人俄而叔文敗賜死執誼貶
崖州司馬柳貶永州劉貶連州由此觀之名士多有失

身于權門者其故何也蓋名士負其才思附青雲而顯
必借權門爲捷徑而權門多作孽思得善人以掩蓋必
借名士爲黨援此必然之理也然而亦有孤立而不肯
失身者昔盧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以傾巧
便辟有寵于神武官至尙書左僕射受貨納賄穢亂宮
掖惟以諂媚自恣朝士不知廉恥者皆奔走其門甚者
爲其假子與布途小人同在昆季行列有遇士開病爲
之先試嘗黃龍者雖以左道事之賢愚皆得擢用有以
正理于者亦頗能捨之見人將加刑戮亦多營救然旣
免則必誡喻責其珍寶謂之贖命時士開方用事或謂

盧曰何不一見和思道素自簡欲往恐爲人所見乃未
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疑嚮望之見二陸兩處
皆在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著
孤鴻野鷺見志遂不出見世說陸潘皆晉人蓋以比當時
名士也此其識見豈止高人一等哉易曰見幾而作吾
謂斯人有焉然今之名士吾聞之矣有所謂二吳二李
者位躋九卿名列六部可謂赫赫矣其趨附何人余不
敢知然不知果能卓然自立否吾竊爲憂也二李予尙
未識二吳則固我與君同年也君當規之勿避數疏之
嫌也予老矣無求于世然鴻飛寥廓弋人何慕竊欲效

前人而賦之也

答祝芷塘同年書

余弟鼎元以艱歸曾言遊江南時見君于雲間是宜有君書而問之無有昨李侍御楊械以艱從京中回是不望有君書也而書忽至書之來也懍懍難憑如是何况人之聚散尤爲天地間懍懍難憑者哉憶在乙巳與程魚門出京足下爲余二人餞別時君爲侍御史方學張網埋輪大有豺狼當道之慨後余回里不二年而以白簡彈司成贖款坐是改官部曹上意將以挫折之而後大用而君意毅然謝病歸里予初聞之卽曰君必不

就既而果然自是久無消息後鼎元自京歸來言見君于松江神氣勃勃目光炯炯不似甘于引退者余竊疑之今接來書乃知坐講雲間全家寄食書有宦情本淡風雪著書不與九陌黃塵較量得失數語乃真達者之言始悟前此皆傳言之謬也夫人生如花開然入之生也以一世花之開也以一年不論爲草爲木而培植之灌溉之始而生葉旣而發幹及其時之來也必有著花繁茂紅則如火白則如雪之時過此則或有時而落或無實而殷譬如 之中年或貴或富皆必有炫耀得意之時過此華葉淪亦漸衰矣而猶欲再索春風轉爲

少年是猶花向東君請再開一度也其能之哉自不如
同寒鳥蟄蟲塞戶閉口之爲得也余家居來雖容貌日
衰而鬚髮未白然興尙不衰頗能自遣竊念此身非賤
萬金乃歸不及時行樂豈不負一刻千金之直因就家
童數人教之歌舞每逢出遊山水卽携之同遊不見官
府不談世事今日十五年矣雖不能如足下臯比坐擁
有三千徒衆之盛然日挈伶人踰州越縣亦不啻如從
者童子之數也近日脚力不健絕不出門日惟刪改舊
詩已經付梓共刻成章山詩集四十卷文集二十卷從
京中鼎元處覓京塘寄來不知能收到否天涯海角料

難一面倘不浮沉見了書不啻見子面也紙短話長縷縷不盡

答姚姬傳同年書

憶庚子歲僕由粵學回京復命道出桐城未至十里正思登堂忽見長鬚執簡旁立問之卽君僕也適獲我心卽不至館直排君闥時已昏黑拜太夫人于燭光之下並及見諸子與足下啣觴話舊五更乃去到京後又承之畿東者二年卽緣事發伊犁幸以萬金贖歸今家居又十年矣久不通耗今接來書乃知足下掌教金陵起居佳勝爲慰蒙問何以伏處而不出足見關心弟之所

以伏處而不出者有三意焉其一一生賦性至蠢過于
剛正不慣外任誠恐再遭傾跌不知何處又覓萬金也
其二多與宰相爲忤畫稿則得罪于阿舒二公揭員則
得罪于英公雖免結前生事由同官釀成而內而同部
外而同省事皆由永姓一人愆息詩曰永言配命罔安
命也其三一生以清廉居官本無贖累原可捐還而首
相當闕非賄不准若一入其門便爲其黨誠恐水山見
日節臭萬年此則寧終身廢棄而不肯爲也昔年足下
爲刑部郎中例墜知府告病而歸當時頗怪之今乃服
足下之高見也昨足下書來以我日逐優伶以爲誠有

以自樂非圖樂也目見時事之非不可正言誠恐遇事之時一朝累及故日以優伶自污之特不堪爲一二俗人言也不得見足下每于袁子才集中見足下之詩不啻見足下也聞君有賢子已中壬子鄉試大勝吾子可喜也又聞新著九經說十二卷三傳國語補注四卷現已開雕刊成乞寄一部如有書乞交城中敝同年王心齋紳一轉交紅花船可至

答開歸道唐芝田書

淚有情又似無情嗟乎淚何多事也自別君後獨上賦與不知何故淚瀉如水拭之愈多誠以我二人年俱半

百此時皆欲各歸故里後會未定何地一轉背間去吳
去蜀音容萬里宇宙甚大誰可與言古人云黯然魂消
者惟別殆非誣也僕本多淚因君衰絰之中恐觸痛懷
故力爲忍之至一分手而淚遂盈湧譬如黃河之水百
計隄防使不得遂其性而稍有疎虞遂大肆潰决蓋極
思放故一瀉千里而莫之能禦也又念令弟碧田爲人
洒落濯濯如王恭之柳令嗣君磊珂英多亦似阿戎可
語令坦本故友之子翩翩不群凡皆難爲別者此又淚
之支分派別逆流而不窮也僕自通買舟南下本意欲
放遊吳越歸船時再遊台莊赴豫與君作一月遊並將

僕此後出處商質于兄藉一二言而決不期舟次濟南
聞君遭喪遂無意南遊先舍舟至汴一唁故人乃一既
見止卽留苦側朝夕共語勸子世路崎嶇山林可樂不
如早還僕之行藏遂藉此一言而決矣因立遣人命姪
輩從夏鎮回迪僕亦由濟南而回定以十月同歸劍南
不作出山想矣非君知我者誰解爲是言以是淚愈忍
出愈多也君亦知僕多淚又詭訐以安之言明春安厝
孔恭人畢候僕來雜揚同 夢樓先生共遊西湖約
以正月過江君勸僕歸是矣又爲此言者亦明以誑吾
淚而淚先知之故拭愈多淚愈出也淚之好事如此而

君又故爲引之出城使人視行次河使人候渡下店使人備餐淚至此亦枯矣亦無可報命矣當此之時淚勢稍減遂一拭而止亦如河勢少殺畧加埽而已合龍也君讀至此必破涕爲笑則又君之爲吾淚所誑然究不知是涕是笑或笑是涕涕是笑故作淚說一首郵寄君熟於內典請試叅之

寄墨莊鳧塘兩弟書

聞初八日便行何其速也蟠舟在京自應早侍書來促予冬至前相聚松楸之感人孰無之然老境顛倒父與子皆避嫌遠出此必能諒也歸期未定卽令相聚總付

一別反增惆悵故寧遲回兩弟詩文紆徐和緩無激昂
蹈厲之音其不及阿兄處在此其高出阿兄處亦在此
譬諸水然峭厓束峽懸流倒瀑非水之性也其中必有
怪石竒峯以激之而後奮而爲雷霆散而爲風雨遊者
爭賞其巖之競秀壑之爭流以爲千古竒勝而挈舟者
望之而心驚稍一不慎則舟爲齧粉焉人皆沉溺焉雖
奔騰至海而多衝決之患是故矜才使氣者工于得禍
若長江大河則不然瀾瀾平流無岸無涘一望了不異
人而舟楫濟焉水族生焉浩浩渾渾徐行而至于海故
其源遠流長不見其竒而多厚福其前所言則阿兄之

詩文也故見爲奇者亦見其禍其後所言則兩弟之詩
文也故見爲平者實見其禍爲人亦然愚自去年來便
無意於人世於人非不渾厚也而渾厚反得刻薄之報
於已非不斂跡也而斂跡反招侮辱之來微有虛名而
卽以名見困並非營利而返以利累身肝膽空傾孤獨
無恃百謀不遂霜鬢如期惟願于人跡不到之境漁樵
不問之鄉結一茅菴以老天年足矣朽木不中斧斤蟲
蟻何須再蠹猶欲強顏人世猶之斷澗絕航安望至海
愚則已矣兩弟勉之以兩弟英年蓬勃烏渴所到如水
之行不憂不至于海也去年鳧塘有見懷詩云著作留

天壤功名付太虛可謂深爲我幸
例窮蹇獨士多坎壈則又深爲我
非也而今而後悲與幸皆置罔問我之爲我一付之蒼
蒼之彼天而已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與嚴署州論蜀咽喉第一書

論蜀咽喉莫備於近日邱公論狀公諱仰文號省齋滋
陽人雍正癸丑進士曾官南充知縣故知之最詳見于
所著碩松堂集其言曰咽喉良民之蝨賊也稂莠不除
嘉禾不生又肌膚之疾痛也蹶盤不去則元氣不服誠
哉是言也蓋咽喉種類甚多大約始乎賭博終十竊劫

其中酬酒打降勒索酒食姦拐幼童殺人放火或同夥
自殺皆謂紅錢下此搗摸爲生掐包剪絡犯法刺面則
紅錢不人名曰黑錢大約皆帶刀持棍其短刀者曰線
雞尾長者曰黃鱧尾皆以形似而名相爭則鞘刀於棍
卽爲長矛此囑嚕情狀也而其害皆起于窩有利其潤
而窩者如囑嚕賭博店家抽頭是也有不敢不窩者如
荒山孤店力不能拒或場鎮心力不齊若輩結隊太多
凶橫盤踞隱忍留停者是也亦有碍於情面而窩者如
先爲囑嚕今有資財已不入羣徒前同夥來家率引聚
賭既有挾制復關顏而不便却逐因緣奸拐若輩年幼

者名曰小兄弟鬪殺相爭皆由此起是也種類不一皆
爲地方害然未如今日綿州夏家灣郭家溝聚族而居
之甚者竊以欲除咽喉必先清里甲里甲清嚴自駐足
無所然欲清里甲必先選保牌川省五方糅雜流寓無
產者多以朝東暮西之人任充甲役按查則有照點則
無有名無實焉能效故保正牌頭必選老幹有田業
妻室者充之諭令各戶門牌移去者繳除新來者註册
此爲第一要着其次則必嚴約束立值日稽查之法某
場幾保某保幾牌計牌保共若干某日應某保牌值日
付以印簿硃籤俾輪流分查俱傳至某甲保家有無窩

藏登注明白立時舉發如此週而復始不累花戶但責
保牌月底一繳一換則責任專而約束嚴矣其次則必
勤巡視巡視之法躬親爲要僉差下鄉徒多差擾捕官
職小彈壓爲難如前任張捕廳至夏家灣爲賊匪驅回
周汛司至郭家溝被賊匪打轎是也總在印官躬親巡
視擇場分大而離縣遠者或界連他縣囑嚕最易出沒
往來者除因事帶役查巡外仍不時減裝輕騎親臨其
地庶里甲保牌弊竇潛消而法令嚴明矣其次則必信
賞罰有窩則盡力根究或某甲保牌狗隱一經花戶鄰
右舉首則嚴責吏置倘拿獲囑嚕到官則親給花紅以

鼓勵之立致賊匪於死地除荒山孤店無益行旅者卽
毀其坊巢諭令別尋生業其咽喉之結隊橫行勁踞酒
肆者則于通縣場鎮挨門逐戶各設齊眉大棍大書專
打拒捕咽喉匪類八字於上立于門首以鳴鑼爲號齊
力擒解既就拘執不得攢毆如此則他處咽喉必聞風
而遠遁而碍情窩留者亦自顧其身家而不爲矣然此
必爲民上者先以德意宣布之後以刑法齊一之則民
皆有恥而無犯又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明公自到任
以來日惕息於驅匪而匪卒不能驅如近日江萬明萬
志橫行南河兩壩是也意者化民成俗之方母乃稍疎

歟敢布腹心伏維裁奪

與嚴署州論囑嚕第二書

昨以囑嚕橫行致書商酌承不棄芻蕘俯加採擇江萬
明萬志已經毆斃閩州稱快然尙有株根未盡者如夏
家聚及陳單鎗現流入敝庄醒園白晝劫取衣物今已
命家丁擒獲縛送至案業蒙明公收卡然愚尙有不能
已于言者狀以窩戶者囑嚕之總頭也捕役者囑嚕之
護身也窩匪不去則囑匪難除而捕役不精則囑嚕難
盡故清窩之法尤必先精捕役前所云欲清窩戶寄之
保牌懸以賞格法誠至善顧保牌有首者有不首者有

利其分潤者有不敢與爲仇者計其急公向上之心多不勝其自保身家之切縱本官經歷所至聞風暫避誠有之若云所過一掃則未也是非確訪嚴拏淨其巢穴不可夫遠賊必有近脚坐地亦可分贓如近日之廖老四乃囑嚙之頭目也而藏於里甲宋士義之家已經下甲百三十人呈報在案而下甲捕役王欒又從而爲之隱蔽分肥此愚所謂根株之未盡也夫人皆知囑嚙之情狀路徑藏匿寄頓惟捕役知之爲最悉而用捕役以治之又百無一効其故何也囑嚙一種半係革捕此縣犯案逃充彼縣類與各捕聲息相通因緣爲姦官賈之

百不如參盜之一盜之取利十倍于官夫是以嚴刑重賞而不應者爲傷其同類也是以星散之保牌既遠而難周而鷹眼之猾役又狡而善變俗所謂瞞上而不瞞下也是以獄訟繁興終日捕盜而盜不息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惟在慎選差役而已慎選奈何凡充役必擇有田產有妻室人明白強幹老練者選充快壯各班不加以捕役名號以本地之居民查本地之奸良引之左右究其的實其平日于某場某店多窩或暫留或久住類皆洞悉卽僉副捕役躡其踪而防其弊指名查拿一有疎脫惟捕役是問雷動風行出其不意此與里甲保牌

相濟爲功不得不分別揀用人不必多惟其實事不必數惟其當此非以廝役爲耳目也捕役一項譬如醫家用烏喙治病不至殺人斯可矣總之清甲爲清匪之源清窩爲清甲之根窩線旣清捕役又妨斯根株可盡矣因目下此輩橫行身受其害不得不縷悉所見伏祈指示

與嚴署州論囑囑第三書

前書論捕役之法諒登臺覽近日偶閱邱粟海柴村集中載小說一條內有以鼠捕鼠之說可悟以賊治賊之法今以錄聞聊備採擇其說云有人惡其家多鼠而貓

復與之同眠因取鼠之雄者數枚日飼之待其肥而壯也始閉之一器而饑之急則相食獸之性也久之弱者皆肉之矣再開之一粟一嚮弗與焉強與強相捕而尤強者出尤強者出而強者亦爲之肉矣閉而饑饑而相噬愈久惟存一鼠此鼠何以獨存則以其黠而健能食鼠以自肥也習與性成亦自忘其爲鼠矣忘其爲鼠而鼠於是乎貓矣其行鼠也其性貓也性似貓此鼠於是乎可用矣用以捕鼠羣鼠以爲鼠也寧知其柔而害物同類相殘也哉狎也而莫之妨好也而莫之測包藏禍心投穴抵隙鼠之窟罔不知也鼠之技罔不識也其捕

鼠也較之貓而倍巧馮主人愛之亦倍于貓較之貓鼠
同眠者真不啻千萬矣主人自有此鼠而羣鼠避之各
携其子女以逃永夜安眠無窺屋翻盆之苦無穿墉耗
米之憂鼠誠主人功臣也哉久之鼠與主人行坐追隨
近狸奴一日卧于主人之旁客自外至見之訝其陰物
且肥壯異常捶而殺之主人傷之甚葬之隱處聚土爲
邱亦帷蓋之義也其說如此此以小入攻小人之術也
始則欲其相殺不相殺無以拔其尤繼復欲其相食不
相食無以除其害左傳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
名殺之亦無妨也雖然以鼠捕鼠終不若以貓捕鼠之

爲正也然則以賊治賊又何如以官治賊哉居官者切當以貓鼠同眠爲鑒可也